

革命战争

战斗在浙西南

浙江人民广播电台



革命故事

战斗在浙西南

余龙贵等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選編了七篇反映浙西南地區的革命鬥爭故事。其中“紅十三軍的故事”是寫紅十三軍的由來以及軍長——陳文杰同志，為革命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崇高品質。“戰鬥在浙西南”是寫我挺進師二縱隊怎樣在赤色群眾的幫助下，以極少的兵力戰勝敵人的。“交通員阿三”写出了我地下交通怎樣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，以萬分的機警和沉着，躲過了敵人的搜查。“七坡嶺開戰”是寫我游擊隊員怎樣在半山腰上頑強地伏擊敵人的。

這些故事多是作者的親身經歷或親聞親見的事，所以讀起來激動人心。

戰 斗 在 浙 西 南

余龍貴等著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 196 號

浙江省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 001 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·浙江省新华書店發行

※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5/8 字數 38,000

1959 年 11 月 第 一 版

1959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0,000

統一書號：T 10103·211

定 價：(5) 一角四分

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开始，党就领导浙江人民进行了長期的、艰苦的斗争。在那長期的、艰苦的斗争中，有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现了祖国的許許多多优秀兒女，在战场上、在地下工作斗争中、在敌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，和热爱人民，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高貴品質。这些光輝燦爛的业绩，过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对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为此，我們决定編輯、出版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帮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励大家更好地学习英雄們的榜样，发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积极地参加祖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事业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回忆录，有着重大的意义，不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后代，而且也是丰富我們党史的宝庫的重要史料，和对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这些光輝的革命故事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不行的。我們恳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別是过去曾在浙江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的支持和协助，提供綫索，多多写稿，共同把这套有着重大意义的叢書搞好。

目 录

紅十三軍的故事.....	叶大兵 1
战斗在浙西南.....	余龙貴講 6
交通員阿三.....	黃明星等講 14
灵溪繳枪.....	徐新对 19
智取山門.....	徐新对 28
赤手空拳繳机枪.....	徐新对 36
七坡嶺歼敌.....	林志东講 43

紅十三軍的故事

叶大兵

一支手槍起家

浙江省永嘉縣西楠溪一帶，是個非常貧瘠的山区。在剝削階級的血腥統治下，農民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多少年來，這裡流行着這麼一首歌謠：

“山頭三件寶，
柴根當布襖，
竹雞根當早稻，
盂菜吃到老。”

封建地主、豪紳和國民黨反動派勾結起來，三日兩頭，派捐派稅，活象一條條毒蟲，纏在窮人身上拼命吸血，弄得家家賣田賣屋，走投無路；許多年輕人怕被拉去當兵，提心吊膽，終年露宿在山上。國民黨反動派抓不到人，就敲詐勒索，奸淫擄掠。……農民們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反抗的怒火，就象快要爆發的火山一樣。

1928年3月間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永嘉小元、大元等地，開始組織農民協會，到處宣傳革命道理，從此，在這偏僻的山区，在廣大純朴的農民的心田里，撒下了革命的種子。

起初，五瀾地方有二十多個農民，在黨的領導下，秘密商議武裝起義。他們先從一個地主家裡，繳來了一支手槍，然後用這

支手枪，又去弄来几支土造的短火藥枪（也叫“小洋炮”）。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，决定去繳霞渡潭伪警察所的枪，举行武装暴动。

清晨，他們划了三只船，到了离霞渡潭一里多路的河边上岸。两个农民模样打扮的人，背着長長的布口袋，闖进了伪警察所的大門。其中有一个过去当过兵，許多伪警察都認識他，他倆說是从温州趁夜潮船来的，順便到所里看看朋友。伪警察正在吃早饭，沒有一点怀疑。



众人一声呐喊，冲了进去。

这时，門口又来了一伙“打官司”的人，吵吵嚷嚷，互相扭打着闖进伪警察所来。那門崗正欲攔阻，身后一支手枪已經頂住他的背脊，吓得他張口結舌，乖乖地繳了枪。众人一声呐喊，冲了进去，同时把隨身帶去的一个“黃檀炮”点着，擲了过去，“轰”的一声响，飯厅里頓時硝烟弥漫，乱成一团。有的伪警察想回寢室拿枪頑抗，可是枪早被先进去的兩個人控制住了。伪警長吓得逃跑了，其他的都做了俘虏，毛瑟枪也就統統給搬来了。这

次一共繳來二十多支槍。槍一多，聲勢逐漸大了，很快發展到八十多個人，一支人民武裝隊伍就這樣建立起來了。

霞渡潭的暴動，給西楠溪山底燃起了第一把革命烈火，很快在全山區蔓延開去：農民們紛紛起來，用木棍、鋤頭、長矛、大刀以及打野獸用的火藥槍，常常去襲擊敵人，繳獲槍支來武裝自己；並且到處打土豪、分糧食。……到1928年7月間，西楠溪各地不斷發生農民暴動，熊熊烈火燒紅了山頭，使反動統治者受到嚴重的威脅。

國民黨反動派着慌了，便抽調了很多兵力，日夜“清剿”，同時和當地惡霸豪紳勾結起來，舉辦反動的“地方團練”，鎮壓農民起義。

在這樣的形勢下，各地農民武裝必須聯合起來，共同對付強大的敵人。9月間，五漣、岩坦、南岸等地代表，在西楠溪南岸前山的双尖宮里聚會，決定將幾個地方的農民武裝合併統一指揮。當時成立了兩個大隊，部隊番號就叫“浙南紅軍”。後來，各地又不斷擴大武裝力量，到年底，發展到了二千多人，分兵把守各險要地方，相互呼應支援。1929年初，在落垵上錦地方一個祠堂里，宣布成立“浙南紅軍總指揮部”，下分三個支隊。後來指揮部移到黃皮寺。

紅軍成立後，隊隊有軍旗領先，人人系紅巾為標志，到處活動，每到一地，就張貼標語，出布告，號召農民參加紅軍，並且發動群眾打土豪，分糧食，進行抗丁和減租鬥爭。這樣，浙南紅軍的聲勢就愈來愈大了。

“赤腳大仙”陳文杰

紅十三軍軍長兼政治委員陳文杰同志，是個深受紅軍戰士和各地群眾愛戴的好軍長。他原名叫柴水香，早在1925年就參加了

中国共产党。他一直在宁波领导工人运动，担任过中共宁波地委書記。1927年冬，中共浙江省委組織被反动派破坏，柴水香同志同时被捕。在敌人的監獄里，他英勇頑强，堅貞不屈，結果，反动当局只得“行动可疑”，判处兩年多的徒刑。1930年初，他刑滿出獄，黨組織便派他（化名陈文杰）到浙南地区来組織革命武裝。

他先在溫州市郭蓮花心村一帶，发动农民，組織了赤卫队，繳了三溪新桥伪警察所的枪械，处决了反动透頂的伪警長和一个叛徒。国民党反动派聞訊，便派兵来鎮压。三四百个农民便响应了陈文杰同志的号召，全部参加了紅十三軍。

陈文杰同志，一年到头和战士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。战士有什么困难，他身边只要有一文錢也都送給他們。夜里他几次起来巡視，替同志們盖被；队伍駐营，士兵吃飯时，他就巡邏放哨。行軍时，他总是和士兵們一起，三伏暑天，酷热难当，他却把箬帽、草鞋送給別人，自己赤着脚走。軍部看他沒有草鞋，就补发給他一双，可是不一会儿又不見了。有些战士看見軍長赤着脚，一定不肯接受。陈文杰同志总是笑着說：“沒有关系，我这双脚板已經練得象鉄板一样了，追击敌人，你們比我要紧。”战士们知道軍長的脾气，只得帶着感激的心情，接了过来。

有一次，战士们看到他脚板上磨起了水泡，还熬着疼痛，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，擦开衣服，一个勁兒往前走，爬山越嶺，誰都比不上他。从此，“赤脚大仙”的称号，便在群众中傳揚开来了。

当时郡队的物質条件是非常差的，一个大队只有几十支枪，一門土炮，其余的都是大刀、長矛。敌人經常以几倍的兵力来“圍剿”。战士們在党的领导下，个个英勇百倍，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。一次，紅軍队伍駐在永峯山，被敌人发觉了，敌人象潮水般地冲上山来。陈文杰同志高举着紅旗，喊声“冲呀！”帶

头冲下山去。敌人被这些“兵”吓慌了，拔腿就逃。……在每次战斗中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陈文杰同志总是高举红旗，身先士卒，勇敢地投入战斗。

1930年9月，陈文杰同志不幸被叛徒出卖，遭敌人逮捕。敌人想从陈文杰同志口中得到红十三军的机密，可是用尽一切办法，始终得不到半点口供。结果，敌人把他押到温州市松台山脚刑场处死。陈文杰同志视死如归，英勇不屈，一路上对两旁的群众高声地说：

“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要紧，会有人替我报仇的！我们红军是杀不完的；杀了父亲有儿子，杀了儿子有孙子，世世代代闹革命，最后总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把敌人送进坟墓！”

临刑时，他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面不改色，壮烈就义。

陈文杰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但是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贵的品质，永远留在浙南人民的心里，鼓舞人们在党的领导下，更好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，从胜利走向胜利；

战斗在浙西南

余龍貴讲

輕易取勝

1935年的“八一”节前，紅軍挺进师二縱队奉命襲击衢州城。連日連夜的急行軍，到7月28日这天，部队翻过了江山县东面的大山，来到嶺头的一个小村里。这时战士们都已走得很疲累，首长就决定在村子里休息。

部队进村后，一部分人借鍋燒中飯，余下的，分組向新区群众进行宣傳。縱队首长就找老百姓了解附近的敌情和地形。

正当米要下鍋时，突然有几个老百姓跑来，滿头大汗，一把扯住战士的手，又兴奋又着急的說：

“你們来得正好，好极了；那班人都还住在那庙里沒动……”

战士们被这两句沒头沒腦的話弄得莫名其妙，“那班人”是誰呢，倒要問个清楚，于是，就将老百姓讓到屋里，請他們慢慢的談。

原来离这里不远，翻过嶺头，山脚下有座孤零零的小庙，庙里駐有国民党的一支地方基干队，約莫有四五十人。这几个老百姓刚从那里回来，就把敌人的情况全部告訴了我們。

“那班人，都有嶄新的快枪，子彈木佬佬！”

“他們还不知道紅軍到了这里，又麻將的叉麻將，拉胡琴的拉胡琴，枪都挂在牆壁上。”

老百姓說了許多話，无非是想鼓動紅軍去打敵人。

部隊把情況了解清楚之後，馬上把米從鍋里撈了起來，整隊出發。幾個當地的年輕人，自動為紅軍帶路。大家一口氣急走了十多里路，才到了老百姓所說的那個嶺頭上。

廟就在山腳下。往下望去，果然見敵人三三兩兩的聚在廟門口，有坐有立，但都赤着膊、身上只穿條短褲。我一看，倒挺不錯，就把手里這挺重機槍，對準廟門架上。

機槍一响，敵人沒有任何抵抗，只顧拼命地朝對面的山上逃命，不到幾分鐘，敵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我們繳獲了很多武器彈藥。縱隊長有過命令，對待象基干隊這類的地方武裝，只要把他們的武器繳來，不必過多殺傷，要不然，這一仗我們完全可以把他們消滅干淨！

騰 云 駕 霧

8月1日的前夜，我們逼近了衢州飛機場，進行了一晝夜的襲擾和破壞敵人電話綫的活動，任務完成後，立即又撤回江山縣境內。

2日，我們在宿營地吃過晚飯，出發時天色已黑了。走了沒有多少路，前面的隊伍忽然停了下來，接着，便改變方向前進。走了沒有多远，忽然又改換了方向。我們都明白：是遇到敵情才如此的。當時，二縱隊的实际人數不過一百多人，行動比較靈活；可是這天晚上，却象遇到了鬼打牆似的，轉來轉去，老是碰上敵人。

轉了半夜，我們還在距衢州八九十里的地方。在蒼茫的夜色里，只有我們這支紅軍，在野草叢生的山中，小心謹慎地走着。又走了一程，依稀看到沿山溝邊，有幾間屋子，我們決定進村去休息，並且設法打聽一下情況。

进了村，大家都吃了一惊：屋子里已住满了人；这支部队看来也是行军疲累了，横七竖八地躺在路旁，呼呼的打鼾；也有醒着的，不满意地朝着我们喊：

“你们干什么？还不睡？”

幸而是在夜里，敌人没有看出是红军。我们不敢多逗留，互相在暗里用手推着，悄悄地从村子里退了出来。

我们走到一座小山上，发现周围的村子都有敌人驻扎，估计敌人出动了大约有三个团的兵力，主要的山路和要道口，敌人都接上了岗哨，我们是陷入敌人的包围中了。而且可以看出，他们已经知道山上有红军，只是他们不习惯于夜战，所以没有敢动；待天一亮，敌人准会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
纵队首长将我们班、排长召集在一起，宣布要拼死突围，能冲出一个排就是一个排，能冲出一个班就是一个班。突围出去的人，要坚持革命；冲不出去的，宁死不当敌人的俘虏。眼前的情势，谁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我心里也下定了拼命突围的决心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不知是谁，将带路的向导领到纵队首长跟前。黑暗里，我看不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只听到他在跟纵队长细声的说：

“有一条小山路从未有人走过，我带你们离开这地方。”

他的声音虽然很轻，我却能听得清楚。从他以后的话中，我知道了他是个猎户，常来这山上打猎。他说山上有一条路，是只有猎人才走的。他能够带着红军，沿着这条路，走到对面的高山上去。

纵队长跟向导去探看路径，消息顿时传遍了每个战士，大家都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期待着。

不消片刻，部队整队开始走了。向东，沿着山埂子下去，前后都有敌人的哨位。我们就在敌人的哨位之间，悄悄地穿了过去。

一路上，我們全身鑽進野草叢里，只是認定前面的背影，高一脚低一脚地緊跟着走。向导好象對這條路徑非常熟悉，一氣走了十多里，一次也沒停頓過……。

拂曉前，我們就遠離了敵人的包圍圈，走向對面的深山。

紅軍走了，敵人卻還蒙在鼓里。天剛亮，圍攻開始了，山前山后，四面八方都往山上打，附近的群眾聽見激烈的槍炮聲，都暗暗替紅軍捏着把汗。哪知敵人攻到山頂，卻連紅軍的一根汗毛也沒撈着，只見到一些吃剩的飯菜和丟棄的破草鞋。

“捉到了紅軍沒有？”群眾知道敵人撲了個空，就故意問他們。

“活見鬼！夜里明明在山上，天亮就不見了。”敵人喪氣地咕嚕着。

“不是早同你們說過，紅軍會騰雲駕霧，不信，這回可是亲眼看到啦！”

紅軍會騰雲駕霧的神話，在群眾中很快地傳開了。

嶺頭遭遇

11月初，國民黨羅卓英部下的十八軍，開到浙西南，向紅軍進攻。我挺進師大部分主力轉移到浙南，留下二縱隊在原地堅持鬥爭。

為了避免同優勢的敵人打硬仗，紅軍天天移動，跑路的时间特別多。

一天，我們來到相公嶺頭，偵知前面湖岱口駐有敵軍，部隊停止了前進，就地休息。縱隊長命令我帶一班人，在嶺頂上擔任警戒，其餘都進入山村，燒早飯吃。

我帶一班人，爬到嶺頂上，布置好哨位，朝警戒方向選定了機槍陣地，把機槍架好。一切安排停當后，我又謹慎地觀察了警

被方向：这是条陡峭的山路，直通到嶺頂，我的机枪，恰好能控制住它，周围全是山谷。这形势就跟小说里说的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入”一样险要。

走回来，想歇一会，哪知两条腿本来已十分沉重，一坐下，就更不想站起来了，眼皮直往下垂，耳朵嗡嗡响，不知不觉就倒在山坡上睡着了。

睡了一会，我猛然惊醒过来一看，班里的同志都七倒八歪地躺在我身边，有的大张着口，打着响亮的鼾声，涎沫从嘴角流出来。要不是有任务，我也真想重新躺下去，谁知道这一阵睡了之后，又要到什么时候才捞得到睡觉呢。

我独自悄悄地站了起来，支撑着酸痛的腿走向哨位去。谁知哨兵也坐在地上，手抱着枪，头垂在胸前……

我奔过去，想将步哨喊醒；走到哨位上，就听到下面人声嘈杂，探头一望，只见山路上尽是黑压压的人头，原来敌人正蜂拥向嶺頂上走来。双方相距只剩二三百米了。这一惊，倒把我的睡意全赶走了，我什么也来不及考虑，抓住机枪，对准了敌人就噼噼地扫射起来。……

敌人遭到意外的射击，摸不清嶺頂上到底有多少红军，只顾慌乱地向来路溃退。我们也就趁敌人这一阵混乱，迅速集合，立即转移了。

没走多远，遥遥听见相公嶺头方向，传过来激战的枪炮声，这又是一场敌人自相残杀的战斗。从早上直打到中午，方才停歇下来，——原来敌人分两路包抄，不料我们已神速转移，敌人自己闹了个误会。

我检查弹夹，仅有的二百发机枪子弹，却被我那一阵子打去了三分之一；不过据后来群众报告，那一下倒也整整的打死和打伤了六十多个敌人，我也不再惋惜那些子弹了。

茅廁里捉俘虜

1936年3、4月間，浙西南的情況比較緩和了些，敵十八軍調走了，但地方的偽保安部隊，還不時的出來“清剿”。

有一天，我們宿營在遂昌、宣平兩縣交界的一個山村里。剛進村不久，附近山頭上就發現敵情，情況來得很突然，部隊全拉到了村口應戰，我也架好了機槍。

縱隊長很沉着，在村口站了一會，看見敵人占住對面的山頭陣地，朝着我們的村子打槍，卻不見發起攻擊。他就說：

“敵人沒有機槍，是地方部隊，不用理他！”

部隊就跟眼前沒有發生情況一樣，燒飯的燒飯，休息的休息，只是我這挺機槍，還是架在村口，以防萬一。相持到黃昏，山頭上的敵人，不但沒敢前進，反而向後撤走了。

這時，我們每個人差不多都睡足了覺，吃飽了飯，精神百倍。聽說敵人後撤了，我們跟着就追，一追就追了二十多里。敵人進到一個大山村里宿營，他們當然不會料到紅軍會追了過來。

我們摸過了敵人警戒綫，直撲進村子里。這天，敵人確實疲累，因為白天奔了六十里，傍晚又倒回走二十多里。當我們沖進村子時，敵人正睡得象死豬似的，睜開眼睛，卻已做了紅軍的俘虜。

戰鬥很快就結束了，我們在這村子里駐下來，清点俘虜和繳獲的勝利品。有個戰士去大便，正屙到一半，忽聽見糞缸里發出嚙嚙的声响，拿手電筒一照，瞧見糞缸里齊頸露着一個人頭。他慌忙提着褲子站起，並大聲喊叫起來。

從糞缸里爬上來的人，穿的是一身呢軍裝，腰旁還揹着一支三號駁壳。可以想見，這個國民黨軍官本來是多麼神氣，現在卻變成了落湯鷄，滿身糞汁，奇臭難聞，那副狼狽相，令人可笑又

可恨。战士们捏着鼻子押他到河边洗了个澡，然后才押他到队部里。

这是敌人的一个中队长。在审讯他的时候，他身上发出的臭味，仍叫屋子里的人闻着就作呕。

会见栗师长

经过敌人四个月的“围剿”，坚持在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二纵队，由于不断伤亡，最后只剩下十二个人，由我率领着，继续坚持斗争。虽然环境非常艰苦，但我们始终相信挺进师的主力会回来，红军是消灭不了的。革命的形势一定会发展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在党溪附近听到群众说，栗裕师长带着一支部队回到了浙西南。据说栗师长曾打听过二纵队的下落。有的群众告诉他：

“有一个机枪排长，个子高高的，带领着十几个同志常来活动。”

群众指的机枪排长就是我。栗师长当时很高兴，嘱咐群众转告我，要我们仍在党溪附近活动，等候他回来相见。

又过了一些日子，一天上午，一个年轻人急急奔来，看到我就说：

“同志，栗司令带着部队来了。”

我们欢喜得跳起来，正商量着怎样去找师部，不料栗师长却派人来了，通知我们不要移动，到傍晚，他带部队过来同我们会师。

到下午五时许，栗师长就到了附近的村子宿营。我们一听到消息，马上赶过去。栗师长早已站在门口等候，他高兴地挥动着右臂，向我们招手。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首长的身影，脚步也加快了，好象小孩子看到亲娘一样兴奋。